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39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夏天乘凉

南京的春天很短促。

小时候,家住老门东,大杂院天井里,有棵石榴树,高不及屋檐,绿叶青枝还算茂密。榴花朵朵嫣红时,心神舒展的春天,很快被到处黏糊糊、呼吸又不畅的黄梅天所替代。接下来炎炎夏日,又迫不及待地来了,酷热难耐便如影随形。

那时,“找个地方乘凉”便是夏天挂嘴边最多的一句话。乘凉,寻个街边巷口,觅处空地杳杳,阴凉地方坐下来,揩揩汗水,透口气,歇上一会儿,等待一阵风过来,吹凉发烫的身子,吹走心烦意乱。乘凉,也如同旋律中的休止符,文章中的逗号,不可缺失的。

世间一切事物的生存与发展,都设有曲直、急缓,有张有弛。夏天乘凉便是弛。记得,诗人泰戈尔说过:“生命的存在,就是踩着一个个瞬间而走完的人生。”

沧海桑田四十载,改革开放后,家家都有空调,再不用“找个地方乘凉”了。乘凉已经远去。

我年已耄耋,守着空调的日月,常常也会有种受困的感受,觉得孤单寂寞,不由得会想起,从前老门东人,夏天在天井院落、街边巷口随心所欲自由自在乘凉的情景。夸张点说,我真的很享受那如约而至长久的凉爽之风。

四十年前,老门东片区老街小巷纵横交织,绿树稀奇,罕见阴凉。夏天草帽、阳伞,用湿毛巾顶在头上的,也难遮挡烈日骄阳。脚下卵石砖块的路面,暑气升腾,也就像站在蒸笼里,闷热难耐。白天街巷空寂,路人极少。

夕阳西沉时,天还很亮。家家不约而同派人提着铁拎桶,去井边拎水,来来往往,一桶一桶清凉的井水,抹潮摸上去烫手的桌凳床柜,浇湿热气四散的地面、街边。井水使屋内屋外迅速退烧,人们开始做饭,给孩童洗澡。

晚饭前后,人们把小方桌、小木凳、高背竹椅、吱吱作响的凉床、门板,置放在自家的天井里,或门外街边,夏天乘凉的序幕便拉开了。

月亮渐渐升高,打着赤膊,捧着茶杯的男人,握着芭蕉扇、蹬着拖鞋的妇女,三三两两来到天井里,或坐在街巷旁开始乘凉。下象棋、听说书、聊八卦。有的闭上双目在凉床上躺平,或瞪着眼坐在板凳上望呆,乘凉人百状千姿,自由自在。酸甜苦辣的人生况味,世俗的人间烟火,在满是乘凉人的街巷里萦绕。

白天幽深僻静的老门东,夜晚乘凉时刻的木屐声、说笑声、孩童喊叫声,伴着叫卖回鹮

□南京杨清生

闪亮地过

初夏的阳光,温暖而炽热,让人情不自禁地想亮出捂得有些郁闷的胳膊和腿。打开衣橱,目光游走在那些薄而轻柔的夏装上,就像游走在过往的梦里。

每一件衣服,都有一个故事,都是一段心情。手指滑过那些细细的纱纹,仿佛触摸着自己的肌肤、自己的灵魂。看着曾经的自己走出这件,走进那件。不知被弃的衣服是否有过失落和伤感,它们静默地立在衣橱的一角,面无表情地看着它的主人挑来拣去,喜新厌旧。

衣橱有些拥挤和杂乱,可是很难找到一件称心如意的。那些衣服,有些色泽已经黯淡,有些样式已经陈旧;有的明明买回来不久,却无再穿的欲望。有一件旗袍,精致而纤巧,材质样式都非常喜欢,可惜,走样变形的肉身再无福享受。无论怎样,还是舍不得扔掉。我知道,旧日的自己还在旧日的衣服里游荡,现在的自己,将另觅新欢,从新衣里获取愉悦与能量。

“王老师,高中三年,从没见过你穿过裤子——你咋那么喜欢穿裙子?”这才意识到,好长时间没买过裤子了,长裤短裤,薄裤厚裤,原来买的也束之高阁。春夏秋冬,一律裙子,长裙短裙,薄裙厚裙,轮换着来。喜欢裙子,喜欢它恰到好处地掩藏与修饰,喜欢它的风情万种,喜欢它的自由不羁,长裙的飘逸,短裙的洒脱,一样令我欣悦。裙子,最能体现这个世界对女性的善意与呵护。

好友晓也是爱裙一族。擅长舞蹈的她身材特别好,穿什么都好看。各式各样的裙子,一上身便演绎出岁月的风姿绰约。但冬天一到,她就不穿裙子了。“冷。觉得到处都在漏风,打底裤再厚也没用。冬天还是穿裤子好,既方便又保暖。”

原来买裙子,只管样式,不管材质。人到中年,光阴在身上刻下重重印痕,再无恣

□四川蓬安王优

干、糖芋苗、小馄饨的吆喝声,此起彼伏,也将街巷惹得热闹起来。偶有凉风吹过身边,你会听见乘凉人异口同声喊道:好风——

静等好风,是乘凉群众的诉求;为抵达预期,乘凉也有禁忌。

乘凉坐着的板凳、竹椅躺平的凉床、铺板,不可紧贴墙壁置放,须留出尺把宽的空间。因为,挤满斑驳老屋的大杂院,清末所建,砖木结构,洞眼缝隙很多,都会藏着蜈蚣、蝎子、壁虎和蜘蛛,晚间要加倍小心。有天乘凉,听见墙角有只蚰蚣,叫声响亮,我便约扁头一道去捉它。未曾料到,我贴在墙砖上的右臂,突然被蝎子狠狠咬了一口,又惊又疼的哭声,吓得妈妈赶紧跑过来看发生了什么事。住在对门的张奶奶,从竹床上爬起来,从家中拿来紫药水,隔壁陈大爷,也从家中捧来一只小碗,碗里盛着自家调制的冰片麻油什么的药膏,疾步赶过来,笑着安慰我:“蝎子怕公鸡。天亮,公鸡一叫就不疼了。”

果然,鸡叫,伤口再不疼了。老人的话有些还是要听的。

那时,夏天乘凉遭遇毒虫并非常态,身上生痱子、头脸长疖子的人却不少,尤其小孩子。不过,白天热得一惊一乍地疼,晚上乘凉时,真的好奇怪,仿佛一下子都痊愈了。不过,乘凉虽好,还是害怕臭虫叮咬。它不像蚊虫,点盘蚊香就能驱散。

臭虫,半粒红豆大小,专门藏匿在桌椅床凳的洞眼缝隙里,无声无息,在你不注意时,会突然咬一口,吸你一点血,送你个红包,令你挠痒不息,坐卧不宁。

婴儿躺在凉床上,睡得香香的,忽然伸臂蹬腿,哭喊不止,往往就是被臭虫咬了。奶奶靠在竹椅,“咕噜咕噜”吸着水烟袋,突然脊背扭来擦去,也是被臭虫叮了。叔叔乘凉时喜欢下棋,常常猛地一推棋子,喊道:“不下了,臭虫把腿快咬烂了!”

为乘凉不受臭虫骚扰,中午时分,家家会把凉床、门板、桌椅板凳放在烈日下暴晒,再沿着孔隙浇几壶滚烫的热水,纷纷出逃的臭虫,会让孩子大人一只只摁死在地上。气味虽难闻,灭了臭虫便能安心乘凉睡觉了。

时光快得令人恐慌,转眼数十年夏天都不用露天乘凉,臭虫也灭绝了。没有想到,厄尔尼诺拉尼娜气象,又让夏天变得异常炎热,我有时也会痴想:如果没有空调,我真的不知道,炎夏又会怎样度过?

□扬州陆金美

肆的权利,越来越注重质地,舒适得体成了第一要求,简单大方成了最佳选择,不会轻易下手新颖奇特的服饰了。放眼当今的年轻人,他们在穿着上,更加自由而率性,韩版,学院风,嘻哈风,休闲服运动装,青春勃发的时代,怎么穿怎么好看。

记得有一段时间,我特别喜欢短袄。羽绒的丝棉的,玫红的深蓝的米白的,一下入手好几件。短袄配短裙长裤,或者短袄配长裙短靴,即使在严冬里,也没有了冬的臃肿,取而代之的是春秋的轻盈。那时,年华未凋;如今,青春的城池早已坍塌,锈蚀的骨头更需要长羽绒服温暖的拥抱和平底靴宽厚的慰藉。

不管有多少衣服,当时序更迭,我们还是一直走在买买买的路上。衣不如新。一到换季,满架的衣服,就像容颜老去的旧人,很少有怦然心动的感觉。买几件喜欢的衣服,作为对自己的奖赏,作为季节交替的见证,欣欣然走进时光深处,奔赴在永不可逆的路上。在穿着上适当喜新厌旧一点,有何不可呢?只要买买买的愿望还在,说明对生活的激情还在,说明日子还不至于陷入荒芜潦草。

电视剧《我的阿勒泰》中,有这样一组镜头:转场途中,随身物品繁多,还要照顾老年痴呆的婆婆,我与妈妈张凤侠都一身旧衣旧鞋,灰头土脸。盛装迎接的朝戈奶奶打趣道:“你们为什么穿得破破烂烂?”张凤侠有些难为情:“一路跋山涉水,太过颠簸,不想把好衣服穿坏了。”朝戈奶奶微微一笑:“再颠簸的生活,也要闪亮地过呀。”多么智慧的老人,多么昂扬的人生。

人靠衣装马靠鞍,衣着不仅是生存的状态,也是精神的姿态。换一件衣服,换一种心情,何乐而不为?请记住:再颠簸的生活,也要闪亮地过。

□河南信阳李柏林

童年的芦号

晚上散步,途经小区广场,看见一位老者坐在石凳上,手捧一支芦叶卷的芦号,他嘴唇轻轻接触号嘴:“呜嗒、呜嗒……”的声音就传了出来。看着老人在路灯下快乐地吹着芦号,“不知何处吹芦管,一夜征人尽望乡”,那首诗,犹在耳边回响。

芦号,就是用一张张芦柴叶子卷的,能发声,外形像号,算不上乐器。老家的河边有一大片芦柴滩。芦柴春天返青,到了初夏,站在村口的小木桥上放眼望去,翠绿的芦叶在微风中“沙沙”作响,跌宕起伏,绿意盎然,生机勃勃。这片芦柴叶子便成了我们童年动手做芦号的材料。

童年时,每到周末,我就站在小木桥上,呼朋引伴,朝河边的芦柴滩走去。河边的芦柴长得比我们高得多,要想掰到理想的芦叶,就必须跳起来,将芦柴秆抓住拉弯在自己的眼前,方能掰到芦叶。掰下芦叶,拿到河里洗干净后,坐在地上,用芦叶一张接一张卷成军号形。大头用小柳枝别起来,小头捏扁,用嘴咂摸几下,使劲就能吹出响声。但芦号音调是和用芦叶多少,卷得筒子长短有关系的。用芦叶少,卷得筒子细,发出的声音低沉浑厚;而用芦叶多,卷得筒子粗,吹出来的声音则清脆悠长。有时引得树上小鸟也跟着鸣叫。从初夏开始到十月底,每天早上、中午第一个到达村口的,会站在小木桥上吹起芦号。芦号声就像部队的集合号,小伙伴们听到了召唤,小小的心,像是长上了翅膀,纷纷背着书包向集合地而去。

整个夏天,我们面前总挂个长短粗细不一的芦号。小伙伴们聚在一起,总要相互比拼一番。有一天,我们一帮小伙伴在打谷场上比赛谁做的芦号最大,吹得最响。所以,大家都挖空心思,用多种手法制作精美的芦号,争取获胜。这次,我的同桌杨照用十几张芦叶卷成芦号,老长老长的,需要两只手才能托起来。芦号口像是一只敞开的小碗,哨嘴也做得很大,几乎放得下一块橡皮擦,真可谓号中之王了。他把哨嘴捏扁,衔在嘴里咂摸几下,吸了一口气,鼓起腮帮子使劲地吹,“呜嗒、呜嗒……”那声音越吹越大,就像天上打的炸雷,响得震耳。小伙伴齐声高呼:第一名杨照。

记得有一年“六一”儿童节,学校举行庆祝活动。我们6个同学上身穿着大红汗衫,下身穿一条蓝裤子,脚穿布鞋,手拿长长的芦号,整齐排开站在台上,为同学们表演吹芦号。我们双手托起芦号,个个鼓腮仰头,长长的芦号口朝向蓝天,引得路上的行人都停下脚步,看我们吹芦号。芦号声声,有的如百灵欢唱,有的如喜鹊喳喳,有的如羊群咩咩……虽然不齐整,但声声嘹亮。有一位骑自行车的叔叔,还停下来,跑来给我们照了一张吹芦号的图片。没过几天,还登上报纸。

小小的芦号,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无尽的乐趣。伴随着芦号声走过童年、走过少年,走进城市,这芦号声随着钢筋水泥的加厚,在我心中渐渐远去。没想到,今晚在广场上能听见芦号声。我把老人吹芦号的视频发到朋友圈,最后留言道:“我想回故乡折芦叶,做芦号吹了。”

小时候,如果说是谁泄露了端午节的行踪,那一定是日历。我们靠撕日历的期盼,来丈量节日的距离。还有几页,就到端午啦。

没有粽子,怎么能叫端午节呢?所以,吃,成了端午节的仪式感。那时是初夏,正是瓜果飘香的时候。桃子、樱桃、杏子,各种夏天的水果都被摆上了桌。可最让人开心的,还是白粽子。

每年,母亲都会在端午前夕把家里存放的箬叶用沸水煮一遍,准备端午节用。那时候的粽子,只有糯米一种材料。把糯米泡到像一颗颗发胀的珍珠时,便可以包了。包粽子看起来简单,其实是技术活。包得太紧,粽子不好吃,包得太松,里面的米又会在煮的过程中跑出来。

母亲总会在端午节那天起个大早包粽子,等我们睡醒的时候,粽子已经煮好了。剥开一个,看白得透亮的粽子掉入碗中,有种大珍珠落玉盘的感觉。可小孩通常吃粽子是不用碗的,拿起一根筷子在中心部位扎住,蘸一点白糖,便拿着出门玩了。

粽子虽然好吃,但是不能吃多,因为糯米不好消化,所以家里的大人都是约束着孩子吃。那时候我想,长大后,我就能吃很多白粽子。

当时光的洪流跨过一段又一段的岁月,当墙上的日历越撕越少,最后终于变成了我们手上的一方屏幕,一切仿佛变得更好了。

粽子的味道变得丰富了。五花八门的粽子,有甜的,有咸的。粽子也从曾经的清清爽爽,变成被各种调料染成的各种颜色,品种多样,色彩缤纷,却不似曾经那般诱人。

可是,我还记得那时候的白粽子,像孩童一样,不染尘埃。从箬叶的包裹中被打掉掉入碗里,泛着诱人的白,如少年初入尘世那般美好。

如今工作在外,我不再拥有小时候那种期盼过节的心思,端午节也少了曾经的仪式感。但是每到端午节,我总是能想起曾经的那些白粽子,还有那段无忧无虑的童年。粽子里饱含着家人那纯粹的爱,而我希望每个人的生活,都如粽子一般,一直拥有纯粹的甜。